

我为生活跳支舞

■刘海燕

我时常回想,如果43岁生日那天,我没有遵从内心的召唤,而是更多地考虑别人的意见和外在的评价,放弃为自己报舞蹈课,也许我此生真的就与舞蹈无缘了,也不会体会到活出自我的快乐与自信。

我大概从三四岁起就喜欢收听中央广播电视台的小喇叭节目,也是从节目里学会了唱儿歌。那时,我们村上只有一台电视机,每天定时定点播放新闻联播和电视剧。我没上过幼儿园,所以压根不知道“舞蹈”是啥。但只要“小喇叭”里播放儿歌,我就会身不由己地跟着节奏自由晃动,全身心融入

悠扬婉转的歌声里。

第一次认识舞蹈是来自于语文老师办公桌上的一本彩色的杂志。那时,我读小学二年级。杂志封皮上的女孩深深地吸引了我。女孩梳着丸子头,穿着轻盈蓬松的紫色纱裙,精致的脸微微扬起,两支纤细白皙的手臂,一只高高抬起,另一只与肩膀平行……

我好奇地问老师,这个女孩在干什么。老师告诉我,她在跳舞,那是芭蕾舞。我盯着女孩的眼睛出神,心里百感交集,原来这是跳舞啊,好美啊。从那天起,我萌生了学跳舞的想法。



人生感悟

于是,我央求母亲要去县里学舞蹈。父亲风里来雨里去地卖豆腐,母亲隔三差五生病,家里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母亲露出了为难的神色。于是,母亲带着我去舅舅家问问我能不能学舞蹈。舅舅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在县城里有体面的工作,他的话在母亲心里很有分量。

舅舅建议我暑假好好把语文课文背一背,多做些数学题,先把学习成绩提上去。我心里沮丧极了,努力地学着舞蹈演员表演劈横叉。结果就是我的胳膊和腿太硬,没拉开,一下子歪倒在地上。当时,我窘迫极了,大人们笑了,我却哭了。我的舞蹈梦也随之破碎了。

长大后,每年过生日,我都会送自己一份礼物。生日那天,我翻看手机又见到了一个身穿紫色纱裙的芭蕾舞女孩,我的心像被电击一样。我还是想学跳舞,于是本着出行方便的原则,在附近的舞蹈室为自己购买了一节中国舞的试课。

试课那天,我没有舞鞋,没有舞服,只有一颗喜欢跳舞的心。当音乐响起时,我跟随舞蹈老师慢慢起舞,镜子里仿佛看到了年幼时在盛开着蔷薇花的小路上独自跳舞的小女孩。她冲我微笑,我却满含热泪。

烟火人间

父亲的锅贴

■庄培耀

小时候,家里生活困难,一天三顿饭都是地瓜和玉米饼子。我实在觉得难以咽下,看见父亲大口大口吃玉米饼子,我心里很纳闷,是不是父亲拿的那块饼子好吃?我怎么吃起来拉嗓子?偶尔,母亲会做几个锅贴,细长条,像小鞋底一样。我见了一蹦三尺高,呼喊着终于可以吃顿白面了。

有一年冬至,中午的时候,母亲说了好几遍“今日冬至了”,像是在说给我听,又像是自言自语。母亲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只听见“冬至”两个字,当时不懂冬至这个节气的意义。

父亲跟村里的人,一起去十几里外的地方挖水库了。当时,交通和通讯都很落后,我们也不知父亲能不能回来。母亲心神不定,我和母亲好几次到村口张望,盼望父亲能出现在小路上,也盼有人回来能带个口信回来。

晚上,我们正要吃饭,只听见大门“咣当”响了一声。随后,父亲风尘仆仆地迈进了门。我和母亲一看,喜出望外,立刻起身迎接父亲。

“这么晚了才回来啊?快喝水暖暖身子。”母亲急忙给父亲倒水。

“小乖,你看这是什么?”父亲顾不上喝水,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递给我。布包热乎乎的,还带着父亲的体温,捏着软软的,散发着丝丝香甜的味道。我好奇地打开,想看个究竟。

“锅贴!”我不由得惊喜地叫了起来。几个锅贴依偎在一起,白白胖胖的,一面烙得焦黄,在橘黄的灯光下发出诱人的光泽。我迫不及待地掰下一小块,放在嘴里,细细嚼着,那味道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饭桌上,父亲还是大口大口地吃着玉米饼子,不时和母亲聊起外面的见闻。那年的冬至,因父亲回家的团聚,还有吃上心心念念的锅贴,我的心里美滋滋的,感到格外满足。

今天回想起来,感觉当年我是多么幼稚,压根体会不到母亲担心父亲的心情,更体会不到干了一天体力活的父亲,是怎样饿着肚子,把省下来的锅贴带给妻子的心情。

后来,我家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可以天天吃上白面了。农忙时,母亲做饭,锅里炖着菜,锅边总是炸一溜锅贴,比蒸馒头方便、省事。有时,母亲还做一锅玉米饼子吃,为了换换口味,吃个新鲜。父亲却连看都不看,总是吃锅贴。

我问父亲怎么不吃饼子了,父亲说他吃得够够的了,这辈子再不想吃饼子了。突然,我又想起当年父亲大口大口吃饼子的情景,还有冬至那天,父亲从怀里掏出的白白胖胖的锅贴……

如今,每年冬至都要吃饺子。各种不同的馅,五颜六色的面皮,吃起来尽管很鲜美,可我对这个习俗很淡然。每到这一天,我就想起当年父亲饿着肚子、冒着寒风给我省下的锅贴。小小的锅贴,承载着父亲深深的爱。这份爱、这份温暖,将永远留在我心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都不会消逝。

投稿邮箱: czwbsw@sina.com

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沧州作者”字样

花开诗旅

冬至过冬

■周广玲

冬至,一年中白天最短的时光
写着最长的期待
冬至安睡一夜
一年好梦,皆温暖

冬韵,写在腊梅的蕊间
思念的种子,在雪中萌芽
冬至的夜空,有皎洁的月光
可以点亮归家的路

冬至过冬,土地生暖
父亲开始挖掘泥土下的秘密
一个个深深,巨大的菜窖
能够埋下整个冬天

冬至过冬
我静静地,迎接一场雪
雪的影子
隐藏着春天

慈母手中线

■王松涛

母亲又拿起了钩针,说是上海的冬天又湿又冷,要给居住在那里的姐姐一家,每人钩一双毛线袜子。我劝母亲不要钩了,现在网上买很方便。母亲却说那都是样子货,好看但不保暖。

那套银光闪闪的钩针,原本是红的,历经时间的洗礼和千万条毛线的打磨,褪去了浮夸的外表,留下了最真的本色。这套钩针的年纪快40岁了,它是父亲送母亲的定情信物,也是岁月的见证。

父母相识的时候,父亲还没有正式的工作,只是在砖厂当临时的搬运工,每天要搬运一千多块砖,才能赚来8毛钱的日薪。而且,父亲的工作并不稳定,时常没有收入。为了能尽快攒够钱,他又跑到水泥厂去兼职扛运水泥。尽管如此,父亲还是攒了3个月才凑够了钱,给母亲买了这套钩针。她用自己灵巧的双手为父亲钩织出了围巾和手套,还有一件厚实的毛衣。

从我记事起,无论冬夏,只要母亲稍有空闲,钩针就会出现在母亲的手上,像是与母亲融为了一体。

那时,母亲夜里钩编衣物时,家里的煤油灯就成了她唯一的光源。为了家人能在入冬时穿上保暖性好

生活手记

的新毛线毛裤,那盏灯每天夜里都要添几次灯油。父亲下夜班回来,母亲才会稍作休息,为父亲热饭。父亲吃过饭便会搂着我入睡,母亲还要继续忙起来,一直忙到深夜才肯睡觉。

记得有一年,还没有到深秋就飘起了稀疏的雪花。为了不让我们挨冻,母亲除去吃饭就是钩编毛衣。她昼夜不停地忙碌,才一天我就穿上了合身又暖和的毛裤。

随着物质生活的提升,母亲钩编的衣物被机械针织的衣物所代替。商场里的衣服款式新颖,花样百出,但我一直觉得,母亲钩编的衣物是最好的。



【初冬的雪】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羞涩地探出云层,我轻轻地推开窗,眼前的世界仿佛一夜之间被施了魔法,变得纯净而神秘。雪花,这冬日的精灵,以它们独有的轻盈,悄无声息地覆盖着大地。它们或大片大片地飘落,如同鹅毛般轻盈,或细小如尘,如同星辰般闪烁,为这个世界增添了几分诗意与浪漫。

——王宇

【一包菜】

朋友回农村,背回一包带着泥土的菜送给我。我不禁感叹,朋友真是暖心人。我晚上回家从门卫取回了一大包蔬菜,里面有一小袋子带根的菠菜,一小袋子香菜,一个包菜和几个大白萝卜。青菜油绿绿的,萝卜白白胖胖,这真是一份温暖人心的礼物。

——周桂芳

微写作

“微写作”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倾听您的心声,期待您的短信留言。

【亲情】

当我们老去时,回望过去的一生,我们会发现那些曾经的辉煌都已烟消云散,真正让我们感到幸福和满足的,是那些与家人共度的时光。那些温馨的家庭聚餐、那些亲密无间的拥抱、那些深夜里的长谈……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却构成了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回忆。

——谢春芳